

槐下晨昏

徐卫兵

我家门口有棵古老的大槐树。不知从何时起，树下的涌泉路渐渐成了一处农贸市场，连时间也被分成了两种节奏。黎明前是缓慢的，黄昏后是欢快的。两种节奏在这座小城的一隅并行，却极少交汇。

据说，老槐树已有数百年了，夏日浓荫蔽地，一片清凉；冬日枝头光秃，像老人伸出的手臂，在风里微微颤动。它见过凌晨赶路的灯火，也闻过夜晚喧天的锣鼓。

黎明前的黑暗里，七十多岁的老农们从二三十里外的乡村动身。冬日顶风冒雪，夏日酷暑难耐，只为在大槐树下抢占一小块地盘——摆上他们亲手种的白菜、萝卜、小葱，还有土鸡蛋等。秋天苹果熟了，三轮车上便多了几筐自家种的苹果，那红彤彤的颜色像极了他们被风吹皱的脸庞。

冬日凌晨四点，城市尚在沉睡，他们却已在寒风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搓手、跺脚、呵出白气，浑浊的眼睛望向街道尽头，盼着天亮，更盼着顾客到来。

我曾与一位七十八岁的大爷聊过几句。他家离城二十多里，老伴长年卧床。“这么个年纪了，怎么还不歇歇？”大爷满是皱纹的脸上掠过一丝淡笑：“能动就得干点，老伴身体不利索，我能挣一点是一点。”我望着他，半天没说上话。旁边摊前，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走过来，捏起一棵葱，翻来覆去看了看，大概觉得叶子不够精神，皱了皱眉，随手扔下便走。走出两步，她忽然停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继续往前走。老人弯腰拾起，轻轻掸去叶子上的尘土，

初学琴记

王耀

手指按在琴弦上，半天了，这第一个和弦，一直不敢摁下去。

写了这么多年字，笔在纸上行云流水，如今面对这六根细细的钢丝弦，竟像被钉住了似的，不知该如何安放。

“万事开头难，不怕走音。”想到这里，这迟疑的第一下终于摁了下去。

不会调弦，不知轻重。心里明明是想轻触即发的，到了弦上却是一声闷响。拨弦时，明明感觉音色该有余韵的，落在空气里却是戛然而止的断音。也以为所弹的和弦之间有过渡的，可它们的连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脑中想的是一段流畅的旋律，指尖呈现的却是支离破碎的音符。虽知道弹琴要手耳一致，可此时的手与耳，都在各自的频道上各行其是。

老师走过来，一听我的音色，就知道是新手。他开始示范：“按弦要立起来，不能用指腹，也不能按得太死。”他把我的手指重新摆放了一遍，大拇指抵在琴颈后面，像一个支点。他轻轻一拨，六个音清清爽爽地响出来，像一串珠子清脆地落在地上。看老师拨弦，举重若轻，特别从容。而我的手指却是僵硬得不听大脑指挥——明明想用指尖的肉垫压住品丝，落到弦上却成了指腹的软肉，按不实，一弹就“嗡嗡”地闷响。

学吉他的念头其实在脑中盘桓了多年，但一直没下决心去学。曾在大学社团报过名，却只是三分钟热度——白天上学，晚上写稿，时间轮不到练琴。

又小心放回原处。

天慢慢亮了，路人也多了起来。老人们不善吆喝，只是憨厚地笑着，把菜码得整整齐齐，把鸡蛋摆得稳稳当当。

中午下班，我看见一位大姨摊前，只摆着三个鹅蛋、十几个鸡蛋，还有一把已然发蔫的菠菜。她说快一上午了，连个停下看一眼的人都没有。我拿起她的鹅蛋，蹲下来跟她聊了几句。问起儿女，她垂下眼，手里的鸡蛋攥了又松，轻声说：“在城里呢，忙，一年难得回来几趟。”顿了顿，又补上一句：“不怪他们，城里的日子也不容易。”说完抬头冲我笑了笑，那笑意底下压着什么，她没有再说。家里冰箱还有一箱鸡蛋，但我还是把她的鹅蛋、鸡蛋全买了。大姨过意不去，执意把那捆菠菜免费塞给了我。

一连几日，门口卖葱的张大爷都没露面。他家葱长得好，价钱又实在。向旁人打听，才知道他凌晨赶车翻了车，腿受了伤。人在家养着，心里惦记的还是地里的葱。

夜幕低垂，摊位一个个收起。天黑透的时候，我看见一位老人摸出一个凉馒头，就着一根生葱，蹲在三轮车旁默默吃完，喝两口自带的白开水，才弓着背蹬车离去，融入夜色里。

随着最后一位菜农的三轮车消失在夜色里，百米外的文化广场音乐声清晰了起来，那里是另一番天地。退休的人们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南侧锣鼓队敲得更更是震天响，仿佛要把白天积攒的气力都撒出去。广场霓虹闪烁，音乐此起彼伏，彼此交织——这是他们的黄昏，是辛劳半生换来的清闲。

去年开始写一部民谣歌手的传记，主人公是上世纪90年代地下音乐圈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词曲编唱皆通的创作者。心想，若掌握一些乐器方面的常识，则人物刻画定会更加真实立体，于是又动了学琴的念头。

课前，热情高涨地准备了民谣吉他所需的装备：雅马哈单板琴一把，拨片若干，变调夹一个，调音器一个，备用琴弦一套。

上第一堂课。教学内容是“C大调基础和弦”与“分解和弦”的指法。老师先在琴上示范这两种技法的运用。他手指轻搭，运指从容，先后用分解和扫弦弹了一段旋律。教分解和弦时，他一边演示一边讲解：“弹琴要音断意连，注意呼吸，和弦之间要有过渡，节奏张弛有度，强弱结合。”示范扫弦时，他说要用手腕发力，且节奏型没有一拍是死的，要学会切分，让音乐有律动。

“音断意连”，这跟写散文的道理是完全相通的。写文章，段落转换时，就要求形断而神不断，即意脉相连。

“弹琴要符合音乐的规律，多听”，这跟古人说的文论也是一致的：“凡学为文，先学立意。取势高下、节奏不失其规矩，自然造就妙理。”

这节课学的乐理，使我更明白了那位歌手之所以如此重视生活积累和沉醉于市井观察的理由了。事实上，他不仅在大街小巷中寻找动人旋律的“天机”，也在人间烟火中寻找创作的“机巧”。

我原以为这只是热闹。直到有一天，一位跳舞的阿姨跟我说：“跳舞不为别的，就图这里有人声。”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我却忽然有点明白——黄昏的热闹，有时不过是为了把寂静挡在门外。

广场上跳舞的人，不少是我的邻居，也有很多独居的老人。他们的儿女，跟摆摊老人们的孩子一样，大多不在身边，很少回来。只不过摆摊老人把想念说出了口，广场的老人把这句话藏进了音乐里。

领舞的那位阿姨，有时清晨也会出现在大槐树下。她拎着布袋子，挨个摊位细看，遇上合意的就买点。对需要找的零钱，她总笑着摆手：“不用找了。”老人们起初推让，后来也就收下，但总要搭上几棵小葱或者香菜。有一回，我听见她蹲在卖萝卜的大爷跟前，轻声问：“您今年多大啦？家离这远不远？”大爷愣了一愣，像是许久没人这样同他拉家常，半晌才搓着手答道：“七十六了，远是远，但习惯了。”她点点头，没再多问，走时把大爷剩下的几根萝卜全买了。

那天的阳光很好，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她花白的发间，落在大爷粗糙的手背上。那一刻，两种节奏挨得很近。她未必认识每一个老人，却认真地，把他们看进了眼里。

夜风里传来谁家电视机的整点报时声，涌泉路的路灯也愈发明亮，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跳完舞的老人们陆续回家，绕过白天菜农留下的菜筐和堆好的烂菜叶子，慢慢散了。

老槐树始终不语，只是年复一年，在晨昏间，落下它的影子。

接下来的时间，老师让我们自己练习，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F和弦是横按，食指要横着压住六根弦，其他手指还要按别的品。怎么都按不响，食指压住了一弦，六弦就闷了，压住了六弦，一弦又虚了。练了不知多少遍，指尖起了茧，但横按还是按不实。

有一天晚上，练着练着，忽然响了。六个音，齐地响出来，亮亮的，像一扇门开了。就那么一瞬间，再按，又闷了。但那一下的响声，让我知道，这件事是可以做成的。

下课后，老师发给我一组练习曲的谱子，建议我将之前落下的三节课补上，并鼓励我“一次弹不好就多弹几次，反复地练习，熟能生巧，功到自然成”。

功到自然成！是的，弹琴跟写作一样，一口吃不成胖子，所有的艺术都在于反复练习与反思。初学写作，从一字一句一段开始；如今学琴，也得从一品一弦一音开始。

那把吉他靠在书桌旁边，琴箱上落了一层灰。我拿起来，调了调弦，弹一首老歌。还是弹得磕磕绊绊的，和弦转换的时候会断，但比上个月好了。指尖碰到弦的时候，不那么疼了，摁下去的时候，知道用多少力了。那声音，也不那么干了，有一点润了，像六安瓜片泡开了之后的颜色。

我知道，路还长。但每次拨响那几根弦的时候，心里依然是静的。像傍晚坐在窗前，风从纱窗里透进来，不急，也不停。

诗歌港

桃花

邓兆文

四月，桃花恣肆成
一片汪洋
仿佛有一支笔
在田野、山谷、庭院里
行走，
漫画，画到哪
哪里就交了
桃花运——
蜂蝶鸟雀争枝
游客不召自来
大凡有村庄的地方
都有它的身影
像是一团团正在燃烧
凌空跳跃的火焰
我们乐享其中
洗涤安放心灵

苦菜花

刘吉训

久违了
乡间朴素的情感
在三月
如同苦菜花开一样美丽
一如在灾荒的年月
投进母亲深深浅浅
温暖的呼唤声里
此时
关于苦菜花的诗歌不再忧伤
灿烂的苦菜花
已撑起
村庄盎然的生机
此时
苦菜花已是恋曲中
最迷人的唱词

春耕

奋飞

铁牛劲头足，
穿梭猛加油，
深耕平川地，
泥浪掩犁沟。

田头边角地，
铁牛难调头，
黄牛拉耙具，
地窄亦自由。

广袤千顷田，
肥沃欲流油，
黄牛与铁牛，
各自显身手。